

# 覺有情

第九卷 第十二期

佛曆二五二一年十二月號

## 第二一二期目錄

介紹一位世界的哲人林德先生（附照片）

對文明人類的諷刺——百獸大集會

萬國弘法協會來函

勸閻廣慧無垢光尊者七寶藏論頌

發願譯印流通七寶藏論緣起

名山游訪記點睛自序

答徐令宣居士問

王小徐居士遷化再誌

輓王小徐老居士

悲仰王小徐老居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小徐居士科學的佛法意識

兩封西方佛徒文情并茂的信

台灣行脚記

美國優婆夷詹寧士來華參學再誌

法國米閣博士行蹤

播音台

造修彭縣龍興寺舍利塔上海募捐委員會報告

本刊十週紀念敬告讀者

附·第九卷分類總目索引

佛世社

大風社

佛世社

巴竹仁波傑

祝華平

王季同

王季同

所知

張一留

厲勝通

范古農

朱鏡山

金東雷

施華滋

邵福宸

尤智表

溫光熹

佛世社

巨贊

南華特訊

佛世社

報人

# 介紹一位世界的偉人林德先生

## 佛教世界服務社

本社按：緬甸尤波卡長老曾幾次提到林德先生，本社亦時與林德先生通信，均曾登諸覺刊，故關於林德略傳，實有介紹公布之必要。本文見林德所著『新時代科學的經濟原理和圓滿管制的貨幣』一書內，係該書編者對林德之介紹詞，特為譯出，以餉讀者。讀者可參閱林德與本社來信。

『我們的編纂工作，假如對『新時代經濟學叢書』的著者林德先生不寫幾句介紹的話，將成為不完全。這叢書都是一個目的，就是想解決現代人類的社會病態，並注意貢獻一個人類經濟重建的社會互信制度。』

說林德先生是來自亞洲心臟的人物，是合適不過的。他是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區裏生人，父母是韃靼籍和西藏籍。他從東方的聖哲們受過正式訓練，更在歐洲和亞洲的最好大學裏學習過。以後又加入全世界最進步的科學團體和哲學團體作會員。這些團體是英國哲學院（倫敦），法國算數學會，生物學會（巴黎），電波放射學學會（巴黎），天文學會（巴黎），德國本生 Bunsen 學會（柏林），美國算數學會（紐約），科學院（孟買），印度化學學會（加爾各答），研究院（緬甸），宗教哲學學院（印度浦那），應屆經濟學院（維也納），社會科學院（波蘭華沙）等等。令人不易置信的，他在三十六歲

的相當年輕的時候，已經有了一百七十五種著作，所說的是關於哲學，訓誥學，認識論，高級算學，天體物理學，生物化學，宇宙光，心理學等，這都是用九種不同的文字寫成的。他的關於『原子核物理學』，和『原子能的著作』，至少比任何人的文字早十年。他的『精神動力學』『心理調和學』『維他命治療學』『神經內分泌治療學』『宇宙治療學』，他主張的認識論，聯合人道主義，宇宙團體等學說，和他發明的圓滿瑜伽和三等分一個弧形角度的方法，和他對於細胞狀態學和『生物心理細胞學』方面的新發現，實在都是非常的而劃時代的。他被認為世界上關於瑜伽學最前進權威者之一，在歐美他已穩固建立了精神病治療家和神經內分泌臨床治療家的信譽。這裏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天才經濟學家，值得權威者如法國朋卡 Poincare 英國魏爾斯 H.G. Wells 等人的讚揚。德國齊格 Stephan Zweig 曾宣布他是世界上從來未有的偉大人物之一。

林德先生在全世界有極多的學生，在美國的學生足夠組成一個大軍團。此外，他是『亞美進出口銀行』的組織人，這是一個十萬萬美金資本的公司，現在股本已收到半數。他的金融家的經驗，亦為一般所承認，他和幾家世界有名的銀行有聯繫。他又是『新時

代農工合作組織』的創始人。以上所說不過證明他不是一個幻想家，或一個說夢話者而已。

在這裏，我們所能再多說其他任何的話，實在都不比將本書讀一過，更能增加對這非常人物的認識。本書卷帙雖不大，但它的啓示，靈感，遠見，和有力的辦法，却都是非常偉大驚人的。本書的風度，表現着一種世界少有的偉大精神和天才品格。

佛世社按：『三等分一個弧形角度』，是算學上的術語，就是將一個角度分作為三個相等的角度。

## 對文明人類的諷刺

### 百獸大集會

一四川大風新聞社茂縣訊一縣屬白水寨九頂山，十月間有獵隊三十餘人上山打獵。及至山頂大吧，見有四五野豬，乃開槍射擊，但未射中。遂即跟蹤追跡，直至把心。突然發現獸羣，羊，牛，鹿，猴，熊，虎，豹，狐等約千餘隻，種類不下百餘，形同集會。該獵隊見之，均一致悄然後退，未敢驚動。出而告人，咸以為異，故特記之。

弱肉強食的獸類，竟有如此躑躅踟躕，和和氣氣的大集會，號稱文明世界的文明人類，怎麼開不成功的和平會議了可以人而不如獸乎！

觀久寄自重慶并識

# 萬國弘法協會來函

佛世社譯

佛世社按：萬國弘法協會，英文名 The Universal Union for the Diffusion of Buddhism，乃比丘囉喜於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在暹羅再瀨地方所創立。其宗旨為一種聯合的宣揚佛法和提倡佛學的世界運動。其標語為不分佛教的教派，沒有各教的分界，不許宗教的特權，不要形式的教會，不管一般的政治，不執呆板的教條，不拘軀殼的儀式，不受種族語言等等的限制。以下是該會林德先生（詳見本刊第四版）來函三封：

我的計劃。我是誓以畢生的精力供獻於弘揚佛法。

## 第一封

九月十八日自印度拉合爾 Lahore 發

我剛纔接到緬甸世界佛教會尤波卡君的通知，知道貴社工作甚為活動，並希望可能的在各處成立分社。這是新世紀的精神，可喜可賀！實在的，我們應該用活生生的佛教觀念和修證，來面對這世界上的社會的不安和思想的混亂。因為再沒有一種精神力量比佛法更完全的，和更有啓示性的。

我同時參加一個萬國精神文化協會，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服務機構，來善巧方便的弘揚佛法的。在西方，還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的歧視是出乎意想程度以外的，所以我們用這另一個面目的精神文化的名義。它是相當成功的。尤波卡會告訴我我的大概，並且可以寄給你我的幾封信件，裏面包含

我現在尚不能在經濟上幫助貴社。但一俟世界形勢稍為明朗一點，和匯兌限制稍為開放一點，我一定要有所幫助。因為我的生命，財產和心靈早已供獻給佛法的勝利。

我是生於印度大吉嶺的，父母是新疆和滿洲人。我早已沒有對世間的依戀，雖然我的巨大的事業，強制我和人類發生着社會的連繫。

我願在歐美，作貴社的代表。貴社如有文字或廣告，願在我們的出版物上登載，我願代為登載。

請一定要告訴我，我如何能為貴社服務，今天另寄上十餘種我的著作，關於佛法精要，經濟改造，和哲學研究。截至現在為止，我已出版了一百八十種的書籍，還有這樣多的著作，預備出版，都是用各種語言在各國寫的。

## 第二封

十月廿五日自巴黎發

頃接貴社十月十四日來函，極為讚嘆。偉大的心靈的結合，可以產生偉大的精神的感通。只有最大的誠懇和最深的忠實，才可以保證真理和生命的真實證境。貴社的真誠，使我極為敬佩。前函發後，我即趕回巴黎，來對聯合國組織供獻現在的計劃。在現在這多難的時代，只有相當的智識，才能保證相

當的行動。面對現在的世界，任何犧牲都不足計較的。

尤波卡來函說，他是由航空遞送的信件寄給你的，假如沒有收到，恐怕是郵路耽擱和緬甸動亂的緣故。這是很不幸的，我們希望一個和平的忠實的世界！

我們現在尚不能拿出佛法的真正面目，因為西方對佛法的認識尚未成熟。西方文化對於科學的成就，實在值得驚佩的，但是對道德的造詣，却是落後的。我們正在說明佛法對現在世界的實用需要，工作雖然煩重，却是相當的成功。自然我們有時避免用佛法一字，因為一提出佛法，一般人馬上就要認為愚蠢而加以鄙視，這是多麼可憐的社會呵！我們正在竭力建立經濟基礎以作弘法之用。在世界上戰爭氣氛過去以後，我們希望能作很多的事業。現在誠如尊言，只能在環境許可下，來合作。

我的生活和事業，有不少出版物敘說過。我總是使西方人在社會方面和文化方面，了解東方的佛法。假如我的書寄到的時候，你可以知道大概，並且可以儘量翻譯，以資宣傳。

我們在西方有許多機構，請代廣為介紹，俾中國佛教弟兄亦可以與世界各處接觸。萬國精神文化協會月刊，每期印二萬五千份，世界各大圖書館，各大學，各重要團體均可看到，讀者在百萬人以上。

貴社對我們的合作，應該是：（一）寄給我們關於中國佛教的進展，範圍，意義，價值等的重要書籍。（二）擬出版的佛書譯本。（三）促進我們對於中國的及附近各國的佛教寺廟佛團喇嘛等的聯繫。（四）邀請中

國各宗各派的佛徒團結成一個世界佛團，以便我們可以——為全體利益而團結——對世界表現出一個道德力量的和精神力量的真實堅強團體。這第四項的活動，我們遠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就開始工作了，在世界其他各處已得到很大的進展，但在中國進步却極慢，因為戰爭和政治鬭爭的阻礙。但是中國必須（必須）得有結果，為了中國自身的尊嚴和佛教自身的勝利。中國在這方面的幫助，不論結果如何，不久很可以贏得西方對我們的尊敬。我特別注意而現在正衷心努力的，是一個使各國政府普遍尊敬而承認它哲學和道德價值的佛教聯合。

我的著作，是關於數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佛教和認識論等等。

是的，現在派遣佛教佈道團到西方，是很方便的。我們可以在歐美招呼他們的住宿飲食的一切，我們的地位和幫忙，可以是很忠實而有用的。但是他們要注意不要接近到一般自私的佛徒，因為在西方很普遍的有一般人自稱為佛教徒的，亦能寫著佛書，但是他們的心量却是狹窄的。有比丘來西方弘法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們要有好學養，精通語言，而真正獻身於三寶的。假如你們有了這種預備犧牲的人選——是的，這並不是任何郊遊或簡單旅行——請馬上告訴我們。我們當為代請各旅行國的通過護照，預備食住，等等，並致送官方的身份證和邀請書。

假如有喇嘛比丘居士的團體來，我們可以對輪船公司辦到特別減價，並能使對西方社會和學術團體及各大學間，成為官方儀式的拜訪，使這使團儘可能的有結果。這是需要不少的佈置和有經驗的組織，可是我們確能

高度勝任，這是幸運的。

中國，蒙古，西藏，滿洲的比丘和居士，是極端歡迎的。這可使中國的真正價值，在西方顯示出來。並可表現中國不僅是戰亂和經濟破產，却是有高於一切的，精神的光輝，道德的深邃和哲學的造詣。

我將如尊囑為「覺有情」準備增出的英文版抽暇寫點文章。但同時你可以將我的著作儘量用中文或別國文字轉載轉譯。假如能將轉載拙作的刊物寄下見贈，尤為感激。

我們實在不能准許虛耗光陰。這佈教團在



影 道 生 先 德 林

西方的時候，我們可以作經濟上的幫助，和擔任他們回國的足夠旅費。這個，我可保證自己。

貴社寄來趙洪鑄君所譯『流轉諸有經』，和米開博士的著作和代四川圖書館徵求佛書的廣告，都收到，謝謝。當在我們最近刊物上發表。

貴社願意我們對貴社或其他中國佛教弟兄作任何的幫助，儘管命令我辦理。在這佛教復興和精神重建的時代，我們工作的基石就

只是服務二字。

重要的文件和書籍，可以由外交途徑寄給我們，特別是美國、法國和中國。在任何時候，不要猶豫來接觸我們。有佛教弟兄來拜訪時，務要給我們注意。

林 德

第二封 十月廿六日自巴黎發

昨函發後，我又想到要為邀請中國弟兄參加『世界聖者哲學者學院』起見，請你將中國的和附近各國的大修行家，大佛學家，比丘大德，大教育家，大哲學家，大美術家開一完全名單給我。假如我們覺得可以的話我們想邀請他們參加這學院。他們參預這高尚地位後，只不過是請他們幫忙我們的超乎各種宗教和超乎世間活動以外的人類領導而已。

自然的，政治的考慮，完全不在我們問題之內的。我們只是想對人類的思慮，介紹精神價值的重要，尤其是佛法的內涵而已。政治和軍事應該是永遠在我們興趣範圍以外的，雖然我們當然的對它們有相當的尊重。

現在說到西方佈教團的比丘喇嘛居士，我們在這裏致慮研究之下，我覺得這團體應該組成爲『亞洲的佛教使團』或『亞洲的精神使節』。它的整個宗旨應該是帶給歐美一個佛法表現的活躍的和平使命。它的份子應該是各宗各派的長老和各大學的學者代表。我們的宗旨是帶給西方一個亞洲文化和亞洲精神界的描寫。

你應該在官方的教育機關和宗教機關，和私人刊物上廣為宣揚，使衆周知。願意參加

這團體的，請送履歷給我們，以便公布。同時他們亦應向政府申請護照。這團體應善為組織。我們將請航空公司輪船公司給以可能的最低票價，因為我們亦等於替公司作宣傳。同時中國政府亦可以幫忙旅費。我以前說過，食住等等一切我們可以負責。為使得這使團滿意起見，我們可以由萬國精神文化協會來邀請。

我們可以替這使團在西方廣為宣傳。我們可以介紹它和各大學各團體各佛團相見。這實在是一個佛教的勃興。現在聯合國正在巴黎開會，確是一個好機緣進行這高尚的事業。盼努力積極進行。使這世界知道這使團是對這苦難的戰爭的失望的西方，帶給一個佛法的和平慈悲智慧的高尚使命。這的確可以警醒人們到一個新型的人道良心。同時我確信這可以使人們對亞洲和佛教，生出一種更尊敬的思想。

### 附萬國精神文化協會邀請

書 十月廿八日自巴黎發

我們接到萬國弘法協會的報告，有一批喇嘛比丘長老居士們，頗有興趣擬組成一個和

平慈悲智慧的佛教使團或精神使節來拜訪西方。

我們願意敬告貴處，我們萬國精神文化協會對這嘗試極感興趣，並願意歡喜的供獻一切的服務。我們很歡迎對這亞洲精神使節有一個幫忙的機會。我們絲毫不懷疑這使節的最大成功，在這戰爭恐怖和心理戰爭的特殊時候。

假如貴處接受我們這供獻，請預先將這使節的組織，人名，行期途程等早為告知，以便准備和迎迓。

這世界正在歡迎佛法高貴使命的新表現。我們會聽林德君的演講，得到不少的佛法妙義。在本會主持之下，林德君作了不少佛法的演講。

佛世社按：本社前擬定六項計劃英文函稿，請各國佛學者連署介紹，本只係擬定計劃，乃竟得瑞士哈第君，緬甸尤波卡君及此三函之反響，足見外國佛徒之努力，與歐美需要佛法之迫切，以及異國同道情緒之熱烈。本社對此，只有惶悚，只有慚愧。唯有代向當代十方大德，頂禮啓請，多多賜教，並指示本社進行方針，俾成盛舉，不勝祈禱之至。

### 勸閱廣慧隆清燃將巴尊者所造『七寶藏論』頌

巴竹仁波傑

夫此中所謂七藏：一勝乘藏，二實相藏，三要門藏，四宗派藏，五隨欲藏，六句義藏，七法界藏。論共有七，故名爲七。甚難希有，故名爲寶。

無法不收，故名爲藏。妙解佛語，故名爲論。總名爲七寶藏論，廣慧隆清燃將巴尊者（即無垢光尊者，義爲廣大無邊者）所造。爲求無上道人必

參要典，故藏土先德巴竹仁波傑特作頌表揚論中功德而普勸也。

本寂真元周遍土  
圓滿證德若日月  
善哉殊勝功德性  
有如妙寶出海內  
證慧雖如日炳耀  
若夫愚駭空修者  
寡聞世中雖過重  
故遭能睹妙論時  
斯世唯一摩尼寶  
若佛除此再無餘  
勝金剛心乘極頂  
能證博大所證精  
可通六十億續義  
深道乘頂特法意  
法身實相不可測  
不以妙論斷戲論  
集諸要門心隨義  
如此妙道雖親佛  
一藏大教一論中  
即此妙典雖梵藏  
隨欲妙示取捨處  
見通諸教真實理  
乘頂心義悉該攝  
有此修習扼要藏  
特於本性法身義  
廣慧上師心印掌  
清淨法身親出論  
即此世間行佛事  
謁佛除此定無有  
諸法所詮最究竟  
遍較諸教再無餘

恆常不動智法身  
頂禮廣慧上師前  
靡不由教而自爲  
求諸劣地何所獲  
法脈不衰師教出  
決少如本契妙道  
誤聞較之罪尤深  
聞眼何故不肯淨  
即廣慧師大論典  
對之誰不生歡喜  
億續密意大寶藏  
見此即親見普賢  
染淨聖凡理悉知  
悉通故勸勤求閱  
普賢密藏起因果  
誰壞知解乘執着  
各六分攝法藏備  
頓然能聞豈不難  
完足演說宗派藏  
昔未會有今烏有  
聞思修藏法軌具  
百論一齊能薰習  
十一句義盡收容  
一種可斷生死本  
離造作智全顯露  
玄中之玄法界藏  
如此妙典是真佛  
的示如來心印文  
此論是諸妙法藏  
法身智慧盡明露  
此論是諸聖衆意

三世前後佛佛子  
聖智過此再無餘  
諸佛無上踐履處  
誰見便是三有終  
世間迷相能打破  
若捨棄之是無心  
大半皆為有為想  
未見絕離造作智  
明空豁露無修佛  
面無觀修勤執着  
唯廣慧師一法身  
法界藏乃法心髓  
見即解脫聞念然  
若契心印現在佛  
蒙授決承直傳智  
共廣慧師親無異  
若敬能感相應智  
圓滿自覺妙用灌  
見論即生大喜智  
遭遇迷境皆隱滅  
見論即懷樂貪著  
廣慧深密意所示  
見論即壞實執心  
從容定中破疑慮  
是斷境宗是息苦  
乘法偏攝衆中勝  
應常不離此妙論  
餘必無此真信據  
無功用逼心纏解  
此論不誑唯一者  
若偈若文閱而誦  
生死迷境片片斷  
離言智慧由內生

聖賢悟智不出此  
總偏三寶法身塔  
此是師悟真面目  
設聞此論一句義  
况能有福全誦閱  
嗟乎三乘九次法  
言觀修勤始解脫  
不勤離妄金剛尖  
雖怠惰者操法身  
天人之中示此道  
住持所有法身教  
是故此論此世間  
若種緣者未來佛  
法統蔭力錄未衰  
後嗣密付皆印證  
雖未如文解密意  
諸論無別句灌寶  
若受憂惱怖畏逼  
冲懷逸豫神明靜  
大樂熾盛喜增時  
純真界中浪取捨  
貪著現生多務逼  
任運騰騰多坦當  
是即中觀波羅密  
是真圓滿大手印  
若為廣慧入室子  
全可託為妙覺伴  
暫獲心安久成佛  
快時警策愁慰藉  
是故吟咏或歌唱  
常時若不離此論  
何時祖佑契悟要  
親見廣慧法身師

心安本樂無間隙  
即此便是觀修要  
法身心印如時生  
平心求見是等論  
自心悠然而決定  
如彼難通乾慧書  
坦然趨入廓然境  
亦是廣慧師宗旨  
修持心要即此足  
所詮隱義通未通  
都勿疑慮靜求閱  
與修打成一片闊  
而以論義印證心  
油然而敬開悟慧  
玄中之玄更無有  
是佛接引是真師  
若我愚智尚無盡  
聖悅如道無共此  
有福自在能獲得  
但能生敬且放懷  
即超然中以此定  
衆論紛紜此中斷  
胡為博求深要門  
競言是非又何益  
心安任運自解脫  
此即百川一濟訣  
勿棄實仁尋皮殼  
勿捨無為多作為  
此論即是祖遺業  
安然求受當然受  
有緣能見此妙論  
本有佛性當然真  
應求心論融一片

除見此論無別修  
見妙妙論所有時  
馳求狂心故勿多  
所詮義深而非遠  
不需嚴謹尋句義  
平易而求心論融  
此是真指是般若  
所詮在此真灌此  
了義文句解弗解  
心印蘊奧得不得  
翻復翻復細閱讀  
應求心與論融合  
交融一片發歡聲  
甚哉此乃心要心  
是加持藏是心教  
數此功德雖窮劫  
大智辯才復何云  
甚哉如此珍貴寶  
雖處三有亦何恨  
汝知心友心傾論  
馳求狂心此中息  
胡為廣尋美妙論  
造作修行多何益  
此即臥修坦然定  
此即一了出諸纏  
勿捨本兮而他求  
勿捨無功求功用  
但若生為廣慧嗣  
父祖所留此妙道  
善哉三種傳承恩  
有福能修此妙道  
是故諸佛所喜道  
密友記心心腹語

若記於心或有義  
本惡無修尚口禪  
引發真信有覺驗  
五毒火熾散亂擾  
世間迷相皆透破  
心堅五毒妄想微  
歷祖感應殊勝智  
伏願廣慧上師佛  
解脫同時達現量  
證悟自在大德尊  
教主大論上師等  
獲得歷祖感應力  
若見此理亦同然  
一真法界中解脫

阿布沙波疏狂我  
乃因廣慧妙論典  
如我惡業出迷難  
然僅見聞此妙典  
設汝有緣誓句淨  
若見此論畢定獲  
展轉生起決定解  
加持遍達光照界  
廣慧師是衆成祖  
開密持明無畏洲  
咸由廣慧上師論  
如彼請思汝心友  
由師論獲直傳智  
薩瓦芒噶郎

### 發願譯印流通『七寶藏』緣起

祝華平春普

民國卅一年春，在重慶長安寺，得識新自  
峨帽下山之寄西和尚，暢談十餘次，承贈讀  
根桑活佛授譯之禪定休息，虛幻休息，則心  
志向往之。卅二年春，得悉根佛再度到蓉，  
乃函請許止煩君，查示是否到渝，得復止於  
蓉，乃覓機就業蓉市，以便師之。是年秋，  
吳先培君函邀仕蓉，當即歸依根佛。卅三年  
春，蒙根師特別許可與諸先進同受大圓勝慧  
法，月餘授畢。承師告，康藏有七寶藏論，  
若能將此論譯成中文，則不但中土善士得此  
寶典，如獲航機，頓超而升，即佛密派諍亦  
自平息。聞後涕零，心極感動，乃當師與衆  
同學前，聲明以譯成此寶論，為個人生死大  
願，當募得經費五十萬元。嗣因師返西康，  
朝拉薩，僅將藏土先德巴竹仁波傑所撰勸閱  
七寶藏論頌譯印百册。卅五年夏離蓉時，與

賴江君，商請劉立千君先譯初稿，候師返校正，再行付印。承劉君告，句義藏論計一八二頁，宗派藏論一四八頁，如意藏論三一二頁，寶相藏論六七頁，法界藏論一六〇頁，要門藏論五六頁，勝乘藏論四八一頁，而勝乘藏論，經一年半始譯竣。現商請劉君繼續譯業，此勝乘藏論譯稿，經拜讀後，復獻屈映光翁閱讀，讚為希有，並發誓願，同圓功德。而廣覺輔教禪師貢嘉上師，亦屢諄諄以此寶論與甚深內義（甚深內義根本頌已蒙親尊上師授譯，經印百本，分贈中外名人，作為紀念羅斯福為人類爭生存而死。）有急誠祈求，已允在昆明授譯法界藏論。惟平誓願克成此一譯業，並欲由中文譯成英文，同時問世。至經費問題，除在蓉時經募之款，約合現存金圓券一百廿餘元外，數年以來，隨時籌積，約現合存金圓券四千元。惟念此一事業，時懼力薄德淺，甚盼十方善士，同發此願，慈悲贊助。同道中之熟習英文者，有願負譯成英文之責（計酬却酬均可），尤為夙夜祈求，馨香附禱。蓋據個人見解，若此寶論風行各國，將使全球人生，在五十年或百年內完全改觀。容候有機，再述其詳，謹先敘緣起如上。民國卅七年國慶日。通訊處上海（○）浙江北路第一九一號

# 名山游訪記點睛

## 自序

王小徐遺稿

小徐老居士示寂後，李圓淨居士以其手批

名山游訪記二册及自序墨蹟見示，囑為保存。恭敬誦誦，悲欣交集。高王二老皆以菩提薩埵現居士身，攝化有情。如此希有合璧法寶，竟由淨公之介而入吾手，幸何如之。亟將自序一篇登刊，以饗讀者。小徐老居士《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高居士之功德海》，吾亦願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寬澄（老居士法名）菩薩之功德海，願菩薩不違本誓，世世行菩薩道，廣渡衆生。吾亦隨菩薩後，盡未來際，無有疲厭。

陳法香頂禮謹誌

光緒廿九年，余晤高鶴年居士於金陵刻經處，即記二金陵京口諸山游訪略記正月十二至廿三數日事也。時余在仁老會下午聞正法，尚未問津教海，追論夢見祖師禪，故雖與居士覲面，未免交臂失之。民廿八，在昆市經坊購得此記，讀之，如入五里霧中。憶臥輪禪師有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見謂此偈未見道，依而行之，是加繫縛。乃別臥輪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近與川西但湘秋熊伯楚二居士通信討論宗門事，忽悟讀此記亦是加繫縛，恐瞎人眼目，將斷佛祖慧命，以故當仁不讓，援筆為之點睛。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此余所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高居士之功德海也。若作謗高居士會，則辜負余赤心片片已。點睛畢，自序緣起如此。民卅五孟春還鄉前，不輕

居士王季同。

### 答·徐·令·宣·居·士·問

王季同

問（甲）文字方面：四六面第四行，（大法輪書局本佛法省要）「因此就悟物體相吸引底道理，這就是慧心所底作用。」四七面第三行，「却是不久之後，另一意識起來，悟物體相吸引底道理；這第二個意識，乃是與勝解心所相應，不與定慧二心所相應，所以做宗門工夫底人不要學的。」悟物體相吸引的道理，此悟究竟屬慧心所，抑為勝解心所？（乙）理論方面：一、尊者所引龍潭鳥窠公案侍者均當下開悟，是否與勝解心所相應？禪宗修持無非為開悟，由是言之，做宗門工夫底人是否應以勝解為第一義？二、尊者所云修證方法與念佛法門為同為異？

承詢（甲）文字方面：此悟並不專屬慧心所或勝解心所。因一般人包括哲學心理學等並不若唯識將一個意識仔細分析只看作一個圓圖的東西。唯識不然，豎看除七八二識永遠同起無一剎那間斷，其餘前六識少自一個不起多至六個同起（即八個識全起）之外，每一個識各各又帶若干相應心所，少自每一識定又各帶五個遍行心所，（作意、觸、受、想、思）末那識定另帶八個大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昏沈、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一個別境慧、與貪、癡、我見、慢，多至前六識各可另帶別境中一個至五個（欲、勝解、念、定、慧）及善心所中十個（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癡、

不放逸、行捨、不害)至十一個、(加輕安)或八個大隨煩惱(見前)二個中隨煩惱(無慚、無愧)及根本煩惱小隨煩惱二共三四個與不定中一個等等，所以最多可有識與心所一大羣計一百八十餘個之多。然常人八識緣一境亦可有數秒至數分時之久，至於得定之佛弟子或印度外道及中國道家與宋明儒之做靜坐工夫者，則能入定數日至數年之事數見不鮮，今禪宗尊宿虛雲老和尚因重興雞足山祝聖寺，曾至暹羅王宮前募化，暹人素親視中國和尚，竟無一人開緣簿，老和尚隨即入定經十餘日之久，暹人始知其非常人，即由暹王首開緣簿，其他名人相繼施資，重興祝聖之願由是圓滿，此固全仗定心所也。今只說悟物體相吸之事，牛頓坐在蘋果樹下忽見一枚蘋果落下，此時有賴耶，未那、意識、眼識、同起，亦許有聲可更起耳識，此第一剎那八識名為率爾心，此中除末那以外非遍行之心所一個也無。一剎那率爾心後必起尋求心，尋求心中意識有尋心所，又可有別境念心所，餘仍同率爾心，然尋求心可互多剎那，直至認識這是樹上落下一枚蘋果為止。認識即勝解心所，但認識落下蘋果尚非認識物體相吸，此名為決定心。此後可有染淨心，但牛頓研究科學非出世善，亦非世間染法，而是無覆無記，不知有染淨心否，或此亦名染淨心待致。染淨心後此心可繼續多剎那名等流心。此意識是眼耳二識之同時與後時意識。再後來牛頓另起一獨頭意識，一剎那率爾心，疑此蘋果何不向他方飛去，其相應心所亦與前率爾心無異，一剎那後起尋求心亦同，然因牛頓希望得一結論故有別境欲，又用心研究故有慧與定，此尋求心仍如前

可互多剎那，直至悟物體相吸為止。即起決定心認識所悟，故有勝解心所。尋求心主要是慧心所用事，正與宗門工夫一般無二。決定心主要是勝解心所，慧心或全無，縱有亦不強盛。愚恐讀者誤會，故於四七面三行特別指出。細讀拙著上下文可明，不必多問也。更有一喻可助讀者，譬如學生上課有時向黑板上抄講義，牛頓研究科學如之；有時取習字範本逐字臨摹，其字句雖或與講義完全無二，然宗旨不同，臨池者意不在帖上字句，猶參話頭者學牛頓用心，意不在牛頓所發見物體相吸定律。用心揣摩不難明也。

(乙)理論方面：一、禪宗參究雖為開悟，然開悟者悟無所悟。古人教人參話頭已是曲垂方便，更不可有種種知見橫梗於心，非但不要勝解，連悟字亦不可放在心上。古人云，金屑雖貴眼裏着不得，做參究工夫者意識上除一句話頭外一切知見皆不可有，莫說勝解心所，便是慧心所亦只許用作工具，不可放在意識上，如此逕直參去即易相應。即或有誤入歧途之恐，亦非一面實行一面問人不可。喻如行遠，問路必行一段問一段，若尚未舉步，先欲問全程決做不到。二、禪宗開悟後求生西方，決定上品往生，就此一點說，所謂禪淨不二。至於無禪有淨，信願行具足，雖決定往生，但出家人戒律精嚴，若未開悟僅得中品生；在家人僅受五戒等則不過下品生。中下品往生者穩固穩，然花開見佛聞法悟無生猶需甚久，實屬遠路。故凡禪宗根器不妨走直路參禪，學佛人有自不善研究但信人言者，為隨信行人，最宜念佛。亦有不肯一味信人但自善研究者，為隨法行人，最宜參禪。今愚已拖泥帶水說得太多。萬

不可再問長問短。若不善研究即非禪宗根器，還宜信淨宗大德開示一心念佛好。

### 小徐居士遷化再誌

所知

王小徐老居士(季同)遷化消息，已載上期本刊。茲據赴蘇弔奠某道友報告，老居士臨終前，安臥牀上，忽欲起坐椅間。王夫人阻之，謂恐著寒。居士云：我不冷，如怕受寒，生一火盆可也。于是扶之坐椅上。未幾，即週身出汗，泊然逝矣。某道友以告某居士，某居士云，此禪宗境界也。但另有某君傳老居士最後一着係得力於念佛者。究竟如何，待證。惟去時酒脫安祥，則係事實也。至王老居士遺體已遵囑在靈岩山火化。王府眷屬將全家遷滬云。

### 輓王小徐老居士

(一) 張一留

不滅在精神，文字猶存，永為宗門留正眼；上生再智慧，音聲遶杳，誰求真理發慈悲。

(二) 厲勝通

滄海橫流日，擎天一柱撐。覺迷奮椽筆，淑世度金針。烽火迷離處，慧燈燭耀存。如何賦歸去，遺志待誰伸。

### 悲仰王小徐老居士

(一) 范古農

大覺世尊，應化說法，度人無量，諸菩薩等承佛付囑，於佛滅後現種種身，方便說法



化度有情，是以中天東土南邦各地，二千餘年，迭起大德比丘居士，各與同倫演暢法要，令諸正法永能住持於世，至今勿替。近代我國，自楊仁老居士以來，居士弘法無慮數十，而能以科學家身分，宣揚佛法，令諸迷謬得有以糾正而入覺道者，當推王老居士小徐爲首。頃接陳无我居士函告，驚悉王老居士已於十月三十日圓寂，噩耗傳來，不禁爲佛法門中遺失弘法健將悲悼無已。王老居士於科學湛深研究，多所發明，已爲晚近科學家所泰斗，以宿世淨根，萌芽滋長，於佛法真理，求學深刻，能於佛法科學，世都以爲格不相入者，貫通而闡揚之，令人認識佛法之偉大，而世尊之爲一切智人也，其有功於佛門，豈言詞讚歎之所能盡。綜觀王老居士所著，思必求深，言必求達，理必求契，機必求應，絲毫不苟，足以行遠。其始著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審慎周詳，再三易稿，繼著馬克斯主義批判，唯識學序，又復著因明摸象記等，最後著佛法省要，皆於闡發佛理之外，融化科學事理，足令耽著科學之儔煥發其佛法之信仰，而爲學佛之階梯。其言曰：『佛法雖亦產生於神學時代，卻絕非神學，且亦并非玄學，而是不折不扣之科學，一切宗教絕未有從科學方法出發者，有之則惟佛法，一何其斬釘截鐵，深切著明焉。嗚呼王老居士其菩薩之再來者乎。老居士學在法相，有以盡佛法之廣博，行在參禪，有以握佛法之要約，開示菩薩修行之正軌，由多聞熏習，如理作意而爲資糧，就博返約，集於一心，由加行工夫以求通達，此固菩薩修行之初基，而凡入佛門者所不可捨是也。老居士自利之餘，復著文以利他。』

非菩薩再來現身說法，其孰能之。夫佛法廣大精深，非多聞不足盡所有，非專一不足如所有，而守約工夫，或依淨宗之念佛，或依禪宗之參究，或依密宗之修法，以及台宗之心觀，賢宗之法界觀，相宗之唯識觀，性宗之性空觀，均無不可，但須一門深入，努力加行，方可達到通達之目的，老居士之所以示入佛之正軌者以此，於佛法省要中言之審矣，所謂方便多門，老居士示其自行之一，而猶自謙以爲未得究竟。昔者美國佛學家高智安居士欲求我國禪宗大德，延往彼邦傳教之寂定。『西方人厭惡科學之煩瑣，耽嗜禪宗之寂定。』足徵老居士之對於科學家宣揚佛法，而以參禪示範之爲契機也。今老居士自去矣，今後死者如何追隨而勉學。古農慚愧，發心較早，而學行均未及老居士之弘博深刻，亦惟有讚歎悲仰而已。

朱鏡宙

噩耗傳來，王小徐居士以生西聞，法運衰歇，衆生無目，居士生西，何其駛哉！余與居士，未嘗謀面，惟於佛教刊物中不時得讀居士論著，心嚮往之，佛法省要一書，用比較分析方法，融佛法科學於一爐，以破當世佛法迷信之謬論，尤爲居士精研之作，不特有功世道人心，更足爲接引智識階級惟一之寶筏，誠不愧乘願再來之大菩薩也。居士雖常以文字接引衆生，然未嘗一日忘佛法上之基本功課，即修持是也。據其在覺有情所發表之前後文字觀之，其平日用工得力處，似在禪宗。及預知時至，始依觀經求生淨土，不數月即安祥捨報而逝，來去自由，了無罣礙。用知居士非如今日一般學人徒以文字知解爲盡學佛之能事，必也聞思修三者

不廢，然後方能與佛法相應。故吾於居士尤不勝其仰止之忱，而聞其生西之耗，不禁有無窮之悲戀也。

(三)

金東雷

民國十七年秋，前國務總理李雪生將軍病疽初愈，養荷蘇州十全街新造橋弄之闌園，招余主其家，課讀諸公子（希綱，今任職國防部，希泌，今立法院委員。）與王老居士望衡對宇，顧此時祇知前爲王宅，詢諸鄰人，云，即十全街王公館之一房耳，不知主人即爲王小徐老居士也。前後七年，余隱居南園，青松翠柏，亦頗自得。日人佔瀋陽後，張季鸞先生邀余北行，編輯大公報暨國聞周報，（時國聞周報主編爲王芸生，與余合作），偶得王老居士與胡適論佛學書，心竊異之，研究電機工程之科學者竟有此思想邃密文字切實之佛學理論，融合內外，精通經論，楊仁山，歐陽無無之外，一人而已。意者中土玄理，沉淪已久，文殊菩薩應機再來，不禁歡喜贊歎久之。民國廿三年冬，奸人在津大肆猖獗，余即避地南歸，仍居南園。對水一灣，碧荇千行，與先室蔣夫人佩秋幽居其間，課徒讀書之外閱內典自遣而已。一日先室示余王老居士佛學著作，即文郎爲其六十壽辰刊行宏法者，並告余曰：王公近在咫尺，盡往訪乎？閱數月，余知老居士爲振華女學校長王季玉女士之兄，乃往訪之，一見如故。王老居士亦極謙摛，時過我家，相與縱譚，每來必長譚，每譚必揚佛理。嘗憶民國廿五年夏，老居士道暑木瀆靈巖山，歸與印光老法師暢論蘇東坡臨終時境界，所云『著力不得一四字，究何所指？』老法師謂此四字係東坡臨終時不易往生，『深感平日修功

不足，出以悔恨之語。王老居士則不然，以為東坡教人「往生西方，本不必多著力也」。當時各具理由。論辯不已。老法師最後則曰：「各是其是，可也」。老居士來訪時，以此經過見告，並將其緊要語書於紙上見示。時天尚熱，老居士穿夏布衫，銀髯飄拂，坐三四時不倦，言之娓娓，發甚深省。余以此故實告張公仲仁，張公云：王君學識宏通，然平素沉默寡言，言必字字合邏輯，句句有法則，與君有如此因緣，可喜也。廿六年後，老居士避寇遠遊。卅一二年間，嘗寓居昆明，時往鷓足山拜佛。世間傳老居士與其夫人剃度出家，不再回蘇，余驟聞之，甚感悵惘。卅五年初夏，日寇降服後之十月，老居士聞家乘飛機南歸，寓滄浪亭東北令坦宅中。時余教授東吳大學暨江蘇省立專科學校，來往必過，久別重逢，相見益歡，告余避難及北歸經過，甚有情味。自是每隔數月，必往晤談，即不往晤，而老居士之令弟祖廬先生（如以親誼論，余稱親老丈）亦時往顧，見必先詢老居士起居。卅六年春，老居士病肺甚，時時咯血。老友胡越中適歸自重慶，約往訪之。縱談時事，雖亦悲觀，然精神尚佳，不以年高而見頹唐也。其夏亦曾往訪數次，見老居士病咳益甚，談興仍濃，余不願相擾，坐談片刻即辭去。此後余為校課所羈，往返蘇滬，幾無暇晷，勞人草草，徒自愧爾。蘇寓與老居士寓所相隔又甚遠，車行必半小時，因之不克常領訓誨。今夏蔡居士元滿聞老居士病亟，函囑余前往致候。惜暑期中，余因光華中學暫實用職業學校董事會事忙碌不已，而天氣炎熱，畏暑甚懶，事與心違，竟未成行，不意從此與老居士永

別矣。今聞西逝，曷勝悼惜！感大德之高堅，歎玄風之杳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十方昏暗，何處明燈。願佛弟子追蹤高風，荷擔大任，亦所以慰老居士於天也。至其玄理慧學，著作俱在，可以參閱，固不必鈍根如余者作豐干之嘆否也。

（四） 奧國施華滋  
余與王季同居士，從未有一面之緣。客歲蒙大法輪書局陳无我居士囑，以王君傑作「佛法省要」付諸英譯。因深佩王君學識之宏博及思想之精闢。由是進而獲得機會，與之筆墨往還；對其治學為人，稍得窺見一二，予人印象至深。王居士現科學者身，而弘佛法，四十餘年來，為衆生破大妄執，說無上道，使吾人於人生痛苦進退維谷之際，得見柳暗花明之境。以言其個人修養，則發菩提願，行菩薩道，誠懇勇猛，鏗而不捨，誠不失為東方傳統文化之繼承者；且於西方文化亦竟能究其所以，對於歷史所賦於人類暨人類對歷史之作用，並東西兩大文化系統及心理基礎之異同，王居士所啓示於吾人者，實堪謂為及時之需。按人類歷經痛苦之經驗，而未不自披於泥淖之中，始終為民族經濟及思想之偏狹領域所拘困，而無以破此妄執。獨王居士能深知其關鍵所在，得乎智慧，發乎文字，今雖幻身捨報，法身常住，其仍本大悲願力，永在三界救濟衆生，又何疑哉？

（五） 邵福宸  
十一月十二日，康定天氣陰沉，將釀大雪，氣溫驟低，令人不快。正埋頭辦佛世社文稿，忽接上海陳无我兄來信。拆閱之餘，突見有王小徐先生於十月三十日恒化數語，不覺陡然一驚！先生竟西逝耶！誠可謂現在娑婆世界佛法一大損失矣！為之黯然而累日。福宸與先生以前不相知，民國二十三年得讀先生所著「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頗心儀其人。二十五年，在杭辦歐美佛化推行社，先生惠然加入，始得通信請益，然迄未遇緣面謁也。抗戰期間，聞先生在昆明，亦無由親近。勝利後於三十六年一月十七日過蘇州，特專誠拜謁於烏鵲橋邊，乃得初次亦即未次親接道範。時先生久病初愈，未復原。暢談數時，覺先生真藹然慈悲之修行人也。先生留學英倫，於電學多所發明。久已發心對科學家演說佛法，其科學與佛法之學識，又適足以濟之，胡竟不能多住世數年耶？先生之內證功德與科學成就，福宸親近日淺，未敢贊一詞。唯對先生願力之弘悲心之切感人深，時時為之心折。得毋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者非耶？今者悲悼之餘，對於先生之說法功德，似不能不於此妄贊一言。

現在世界之混亂，已達於極點。推其根本，實在只由於思想之不協調。而其病源，又實在只不過在偏執，不圓融，與爾雅我界之門戶之見，例如佛學與科學，本有可以互相發明之美，而偏執者流，偏偏認為兩者不能並存。試觀科學者一談佛法，大半均掩耳不聞，嗤為迷信，或為玄想，決不稍一究問其底蘊。佛學者對科學，雖不致十分反對，然欲其虛心研究，亦不可多得。先生以科學家之雙重資格，著書立說，平實說理，不穿鑿，不牽強，亦平易，亦精深，啓發人智慧不少，消融人偏執不少。近來社會上一般對佛法認識——尤其智識份子——之轉變，謂全由於先生說法提倡之功，亦非過言。此應為先生對思想界最大供獻之一。

其次現在社會上，又有一最大病象，即是淡漠二字。一般人大半對旁人之禍福利害，簡直痛癢漠不關心，決生不起一種同情之感。倘有稍為關心旁人者，一般無不暗笑其為傻子。更遑論我佛之同體慈悲乎？此點看似甚微，其實關係整個前途至為重大。蓋個人對宇宙人類之關係，姑不說高深學理之根據，實在極容易證明為息息相通的。對人淡漠，即對己淡漠。對人冷酷即對己冷酷。對人慈祥，即對己慈祥。一個人成就之大小，可以說完全看對人關切程度成正比例。先生之說法與著作，一貫的對各種學說各種思想，無不加以循循善誘。其親切懇至之情緒，每每於字裏行間，透露而出，慈祥愷悌，感人欲泣。積之日久，影響決非淺鮮。此種慈悲心切，潛移默化之功，是又為先生對思想界最大供獻之一。

至於先生之思想體系，修持造詣，自有其著作在，有目共觀，此處無煩多讚。吾輩後死者，於悲悼先生遷化之餘，更應體念先生之志願，效法先生之作風，精進修持，努力佛事，即作為永久紀念先生，庶幾於心稍安耳。

尤智表

正在去年經濟動盪最劇烈的十月底，蘇州王小徐老居士忽然捨報往生了。這是我國科學界和佛學界的雙重損失。

智表在去年五月間，從漢口返蘇訪候王老居士的時候，看他雖然已七十以上的高齡，再加上氣喘病，但是宏法的熱誠未曾稍減。他自知即將捨報，為應家人請求，乃試用盤尼西林噴霧治療。他講述診斷經過和治療方法等，非常細密，不脫科學家治學的精神，

初不料此次即為最後一面也！

小徐老居士是我國電機工程界的前輩，他有過電機上重要的發明，可是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却好像把他遺忘了似的。我最初讀到他的著作，是『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和他六十壽辰的一本紀念冊，內有兩篇文字，都是不朽的名作：一是『電網路的分解法』，(Solution Of Electric Networks) 是用英文寫的；一是『馬克斯主義批判』，是用佛學來批判馬克斯主義的哲學根據的。要是中國有諾貝爾獎金的話，他是應該當選得獎的。

小徐居士的算學，造詣極深，國內僅有華羅庚之流才能和他伯仲。他有這樣堅實的基礎，所以他對於哲學也有精湛的研究，絕非一般毫無科學根柢而侈談科學駁斥佛學的哲學家所能企及。他的佛學是得之於近代中興佛教功臣楊仁山居士。他是中國的斯坦麥茲(Steinmetz)，可惜他生長在科學研究極貧瘠的國土裏，成就沒有斯坦麥茲或愛迪生那麼大，但他在佛學上的成就，却非他們兩位所有，那又不能不替他慶幸生在這『難生』的中國了。

我雖然在十幾年前，已是他的私淑弟子，可是通信和見面，却是最近兩年的事。第一次通信是在卅五年我在漢口正信月刊發表了『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之後，我是以小學生的態度請他老人家指正的。到了卅六年春，陳无我居士要替我印書，我正要請老居士替我作序，那知他不等我請求早已做好，而且已經在蘇州明報上發表了。他給我的信，對我期望甚切。我在前年擔任開發湖北省神農架森林的時候曾去函請他指示，他

給我開了一張治事的良方，乃是『慈悲忍辱，柔和質直』八字。他說，依此治事可免魔難，縱遇魔難，亦必能逢凶化吉。我後來入山，確曾奉為圭臬，與當地人士起磨擦時，即以忍辱處之。屬下有所請求，則以慈悲處之。對下所有指示，則以柔和處之。對上有所陳述，則以質直處之。果然一年來諸事順利。我纔恍然於華嚴經所謂『不離世間法，常行出世道』，原來就是如此。可是一到去年，居然魔難來了。第一個山裏連遭幾次匪警，第二個是屬下一個職員因手槍走火而誤殺了另一個職員，第三個是因政治機構的無能而担受非分的責任。我還是用這個方子對治，無可奈何時，亦惟持名持咒懺悔自省而已。看看凶象已現，結果漸漸銷溶，以至於無。這是我身沐老居士法恩之處，不能不在此感謝他的。

小徐居士是生長在高度的智識環境裏的，他所要化導的對象，也就是高級的智識階級。因此他着實費了不少力量，想打破這重深厚的所知障。觀乎他所著的『因明摸象』，和『佛法省要』，便知他不得不採用相宗禪宗的法寶，去實行他的願望。他非不極力推崇持名念佛的法門，但他知道要接引這一輩人，決不能直接用此法門。他自稱最近修持觀經的最初兩種觀想法，頗有成就。但據說他臨終往生，還是得力於持名念佛。據我看來，他的研究相宗禪宗和觀想，未嘗不是持名的助力。因為他的這種研究，絕不為名聞，亦不為自利，乃是以利他為自利的菩薩志願，決非逃避現實的自了漢可比，而此弘願正是往生極樂的正因。願居士捨報之後，不捨娑婆，乘願再來，以挽此空前的浩劫。智

表於悲念之餘，謹作數偈，以誌永懷：

佛法與科學，不一亦不異。出世非離世，惟智者通達。初於仁老座，獲聞微妙法。性相既融通，而得無礙辯。為明向上事，勤修於一乘。老病猶著書，所求惟悟他。電磁與算數，舉國推此老。泛遊哲學海，摧邪顯正教。哀哉捨報去，衆生失慧目。憫茲世亂亟，莫滯涅槃城。

## 小徐居士科學的佛法意識

溫光熹

我不認識王小徐居士（季同）。大約在十八年前，我到上海閘北居士林參觀，承范古農居士贈送一本王居士關於佛法和科學綜合性的著作小冊子，范居士問我以為那書的內容如何；我翻了一翻，覺得王居士用心，到確是別具苦衷；他是一個熱心弘法的人。

佛學界有一個最大的不好現象，就是為一種固執的行持派不重文字語言的意識範圍任天才的發揮，所以，比其他科學哲學缺乏歷史進步性。誠然，佛是徹底稱性發揮了，而時代的契機和隨順機感的新範疇意識是要加多和加大才好。可是，一般說來，就好像要等成了佛後，或至少也得有九地菩薩辯才後再來發揮。因此，佛法除了老套的弘化以外，就說不上什麼進步；況且，老套的弘化方式，今天和整個世界文化體系和一般文化意識形態業已脫節了。這是佛法底一個危機。王居士底著作且不論內容怎樣，就是它底苦心和精神，已經在這宗危機之下建了它底功助。

就筆者底經驗說，我在大學講哲學時，檢

察好多世界各大學叢書的哲學講義，講到哲學認識論三種：（一）認識宇宙，（二）認識人生，（三）認識知識。有的把佛法解脫論提出是屬於第二種之一而偏向宗教。這就是因為一般都還不曉得佛法小乘及大乘底唯識法相中還早有（一）（三）兩種。王居士用科學形態來指出這佛法原有的寶藏，所以我認為它有功助。

不過，我個人對於歐陽竟無居士底『佛法非宗教』一說是同意的；『非哲學』一說，覺得還待研究。因為，哲學是為一切學說掃清道路的，它也有實踐派，等於佛法行證；說為哲學，並沒有損失佛法底價值。王居士是從上面所述的哲學認識論（一）（三）兩種方面發展，所以，他仍然是哲學立場。現代佛學就是須要哲學立場的。不過科學越進步，使哲學也就更精深而具體化，所以，他底科學的佛法意識是佛法在哲學上佔一立場的說明。換句話，或許可以這樣說：他是以自然科學的哲學說佛法。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哲學年代。一切學術文化都以哲學為先鋒。在現在已很明顯，比如：德國哲學是受了過去尼采『力的哲學』和菲希德意志論影響，所以反映在政治上便成了納粹的意識形態；蘇聯是受了過去卡爾恩格斯辨證的和歷史的唯物哲學影響，所以，反映在蘇聯政治便成爲一個趨向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此，要拯救現在世界的苦難，便須要努力世界新哲學體系，佛法是這體系中之一。不從這里去發展，不能爲五十年代的佛法弘化。

王居士所攻擊的是樸素唯物論哲學。其實『科學萬能』這個口號，在十八世紀以後

已不存在了，科學界本身現已進步不再這樣執着了。可惜，他沒有用工夫研究社會主義和世界新哲學，所以，他一面用佛法破了樸素唯物論，建立了一點功助之後，而發揮佛法意識方面乃趨向於用舊社會規範意識來講佛法，便掩沒了佛法底光輝並違背了世界五十年代新哲學使命。（這理由，可以詳看覺有情月刊本年十月份拙著『新中國的佛法底使命』第二節『佛法與社會規範意識』）

在我們看來：卡爾、恩格斯、伊里奇他們底世界哲學眼光，並沒有和佛法矛盾。只是因為沒有學者和政治家來做這個連繫的工作，於是兩方面誤會便多了。

正觀世界現實，我們認為不從這方面工作不能弘揚佛法並運用佛法在時代上的使命。關於這，筆者已有比較具體而有系統的說明：拙著『做什麼』，『新中國的佛法底使命』，『佛法國際』，『佛法中心意識及其形態』，『一個俄國社會科學者佛法的認識批判』諸篇，已先後發表在覺有情刊內，（上面所舉第四第五兩篇容續載。編者）今後，佛法必然要走這宗道路，我們這種看法，只要觀察一下世界思潮趨勢的人，不會說我們是武斷或曲解。

現在，一般新哲學眼光不了解佛法誤會佛法的，業已不是站在樸素唯物論『科學萬能』的據點說話；而是站在新哲學社會科學康敏主義等誤會佛法，所以，我們在以上各篇內特別強調：佛法是站在同情大多數普特羅列塔利亞特階級的立場，不是封建王朝特權階級布爾喬亞有階級底東西，尤其忌諱成爲這些人底利用的工具。因此，特別注意不可演成『微細趣味的』市民小所有者的意

識形態。現在和今後的佛法弘揚工作在此，佛法底中間意識和使命也在此。恰恰相反，王居士強調卡爾為異端，原因是沒有研究過，并且忽略了時代和世界現實。

筆者翻到蘇聯康敏學院編纂的『科學的藝術論』（中文譯本讀書出版社出版），內容完全搜集卡爾恩格斯等底著名論文；他們底理論都對於人生力求藝術化，并且卡爾還力為主張『人性本質的對象化（即藝術）』應該發揚光大，社會革命就是要掃除障礙這些東西的。在我們看來，佛法也是『藝術的人生哲學』，當然不能例外。（我已寫『詩與藝術』一篇即根據這個看法）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由南京到上海小住數日，徐恆志居士介紹王居士著的『佛法省要』，給我看，我看了，便有如上一些感覺。後來有一位青年朋友常來和我談學問，我便介紹他看『佛法省要』；一面逐項加以批判。大抵在破樸素唯物論方面我們是同意的，對於今後世界文化走的道路和對於佛法底趨勢等有不同的意見。這位青年很熱心，把我說的話記了下來，逐條寫出，寫成了一本冊子。

我們願在這里指出：佛法青年的『安尼丹』們，應該起來，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新哲學道路。單是破樸素唯物論（上面說過，『科學萬能』口號已成過去）還不夠；應該配合現實革命的社會科學思想去研究和實踐。本來，科學這一個名詞，今天已不是過去講的那樣狹小了。新的分類法：可說於自然科學（即舊時所謂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包括在內）之外，還有人文科學；人文科學內便有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醫學、工農等等。只要有學術價值而自成體系

的都在人文科學以內。佛法當然不能例外。

今後，最大的趨勢，弘揚佛法并不僅僅在借用自然科學去分析哲學上認識論的宇宙本體和知識。而是在於：根據人文科學的哲學史發展所必要走怎樣的道路，佛法在其中是應該有怎樣的意識形態之契機。這也就是現代佛法弘化最偉大和最迫切需要的天才光輝的工作。

可惜，我沒有同王居士會談過；我相信同他談上幾次，可以使他在『佛法省要』之外更有特別的發見。可惜，他已死了。

最近覺有情刊為悼念他，无老來信特地要我寫一篇東西來誌念這位素昧生平的朋友。我很慚愧，幼稚極了；且爲了生活的不自由，使我就連自己上課應該編的講義也還沒有寫成。不過，在此，我們佔在純粹學術立場，覺得這是一些陳語恭維是沒有多少意義的；所以把我們底看法寫出一點，作爲大家底參考而已。

## 兩封西方佛徒文

### 情並茂的信

一 美國居士伊騰致佛世社

九月四日自福城 Fall City 發  
佛世社 張鎮國 譯

本日下午接讀來函，至爲欣快！令我迫不及待地坐在打字機前來立刻作復。我對中國文化研習已久，並對你們的生活方式深爲感動，因此，在一般美國人所忽視的你們的思想和理論，在我看來，實在充滿了智慧和意

義。關於禪學，我雖了解不多，可是在這方面好些簡單的工作，我尚做得到。爲增進澈底地了解，希望你解答我的疑難。

談到『禪』，前信頗有疎略，似曾於無意間說我曾受教師指導，其實不然，這方面的智識，幾全部從書本和論文上得來的。自然，常與非力普先生討論，也獲益不少。我希望到必須依師的那天，上師能夠應現（譯者按：非力普是波特蘭佛學會會長）；

我十分贊成你所說的：『實修重於理論』，和『開悟』。可是有一件最困難的問題，即對一個連普通的佛法智識都不能理解的美國人，只是叫他像鸚鵡一樣把聽來的道理背誦一遍，如何能接受正法呢？

鸚鵡似的人云亦云是不對的。縱使鸚鵡也可得到開悟，但澈底了解之後再來擇善實行，豈不更好嗎？佈施的常識，我知道一些，可是我認爲佛法上所說的佈施，未免太過分一點。設若我們對一個心愛的動物，飼養得太好，看護得太周到，牠求生的本能，很容易會消失。於人也差不多，施與得多，適足以促長其怠惰。禪學告訴我們，生活即是偉大的教師，所以我們除對那種真是在困苦中，或孤伶無告真是需要幫助的人，伸援助之手外；凡是能憑藉善行和禪定來幫助他自己的人，應該讓他們去面對現實，受生活的考驗。若是沒有痛苦，也就沒有人會尋求開悟。他會像一個吃飽了的動物一樣，對於他的愚癡將會安之若素。你同意這種說法嗎？如有錯誤，敬請指正。

Sila Paramita 一詞，意義爲何？在英文中我們稱六度爲施捨，道德，忍耐，精進，

禪定，智慧，這中間那一個是 Sila Parami-  
last?

佛法研究方面，我也可貢獻一點意見，我對中國禪宗的學習，較對印度的為多。最好如中國日本美國那樣把它實行的精神，在日用倫常中篤實踐履，不要像印度的瑜伽學派那樣，只限於靜坐孤修。

我認為禪學是最重實際的，由它的八正道再加上參究功夫，實是頓悟的無上法門。不識尊意以為如何？

說到佈施，我準備在經濟環境許可下，送你一點微禮，——我的經濟是不十分充裕的。送你點什麼好呢？我想贈送你一點日常物品。假如你在這裏留過學，你當然也和我一樣，知道這裏留過學，你當然也和我一樣，我想開始還是送給你一些圖片。有很多東西我想寄給你，但恐又累你花一大筆關稅才能取到那些東西，所以也就沒有寄來了。你如能告訴我需要什么敝國那一部份的東西時，我當揀選最好的送給你。至於你特殊愛好的東西，我也可以代辦。

至於修學無上正法的佛教，我個人是很幸運的，我從不知道有憂愁和痛苦。我希望能保持中道，不受生活逼迫去經歷那過份的痛苦。我的生活過得很舒適，我從事研究，過簡單生活（簡單得來幾乎放棄全世界），並靜坐參禪，我覺得很有意義。我的內人也和我一同過這種簡單生活，真是一個難得的伴侶，所以我是很幸福的。我們夫妻二人都吃素，實行戒殺，我們大部份的食品，都是自己花園內種的。有時我也出去工作掙點錢——修造房屋類的工作。但為時不久，我又回家繼續參學了。我也學寫一些東西寄出發表

藉以傳播佛法和教義。

要說的話太多，真是話長紙短。承你幫助我了解更多的中國文化，實深感激。目前所引為遺憾的，是真正有價值的書籍很少被介紹過來。若果真有價值的中國著作，在此間翻譯出版的話，那怕再貴，我也要買它，就花去我長時間的工資，也在所不惜。這兒雖有些圖書館藏有大批佳著，可資借閱，但距離太遠。而我寓所附近的西雅圖圖書館，內容空虛，這類書籍至感缺乏。我過去曾在波特蘭住過一些時候，該地圖書館藏書較多，曾發現不少有價值的關於中國的著作。我私人的藏書，有崔祺（譯音）著的中國文化略史，取材甚為精當；和瑪麗，諾爾絲作的中國簡史，本書作者係美國人，對中國不甚了解，內容不滿人意。

我又有英譯西廂，和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人的詩。但不贊成韓愈的反對佛教。許多名家詩選均係英人喀蘭謨，拜茵所譯，雖非純文學的譯法，但對原作的精神，情調，和美麗的詞藻，均能保持，就在英文詩中亦堪稱佳製。此外我尚有頗怡，馬惹斯及亨利，哈代所譯貴國各大詩人的作品，譯筆亦很不錯，以上就是我小小圖書室所有的了。李白的作品，我讀得較多，這種卓越的譯品，是出自日本名詩人俄白特之手，譯文真是優美無比。我對光華燦爛的唐代詩人李白和白居易，真是贊佩無已！至於杜甫，我知道得不多。

因此我懇切地盼望你幫助我多多學習，多了解你和你的同胞，我一時也想不起來我究竟需要學些什麼。我希望讀一讀法顯和玄奘的遊記，西遊記，三國演義；等書（上列

二書你們任何一個學生都讀過的吧），楊貴妃的故事我也很有興趣。中國歷史，特別是漢朝和三國時代我簡直是狂熱的愛好。

我希望抽出時間來學習中文，在一本格萊士作的小冊子上，見有少數中國字，迄今尚不明其用法，或者你可告訴我一些捷徑吧。我盼望教我中文的秦君早到此間。我學習中文的事雖尚未實現，但總有一天我能直接閱讀原文的中國文學。

我這樣絮絮叨叨，你不會感到厭煩吧？忝列交末，我高興的程度是出乎你想像之外的。我希望知道你和你的同胞的近況。你必定生活在風景美麗的地方，我會經讀過關於木雅貢噶高峯和科納山的記載，可是這裏找不出那樣高山。關於你的日常生活情形，亟盼惠告，如蒙開示法要，尤所欣禱。

願毗俱胝（觀音化身之一）及佛法加被你，脫離無明生死，早證涅槃。  
邁爾司伊騰 Miles Eaton (九月四日自福城 Fall City 發)  
附啓：你打算將一些中國名著譯成英文嗎？這類書籍，在此間銷路極廣，且逐步擴張中。過去作這項工作的均為歐美人士，不是誤解原作的意旨，就是選材欠當，雖則他們的存心是很好的。目前困難，厥為出版問題，但願承印者，亦日有增加。我想在短短數年內，中國譯作的讀者，必甚普遍。你如果從事此項工作，還可能增加收入，即或這點辦不到，將優美的文化傳播與一個有鑒賞力的民族，也是莫大的慰安啊！

瑞典東方協會皮特里致  
佛世社  
佛世社譯

十月十六日自瑞典歐里布婁 Örebro 城發  
南無佛陀耶

親愛的法上弟兄：

我熱誠的感謝你的來函。我極喜歡和你成立聯繫，因為我們的東方文化協會願意更多的知道別國的各種佛教運動的進程。

在寫信之先，我應當先請求你原宥，假如有時我的英文不十分正確，但我希望你能夠了解。在瑞典這里的佛教徒，尚在幼稚時代，因為我的工作，不過在前年（一九四六年）佛誕日以前幾星期才開始的。因為缺乏支持的方法，我們遭受了嚴重的阻礙。

截止到現在，在瑞典的佛教徒不太多，但是在歐洲的別國和世界上的別處，我們都有會員。我們正集中力量在別種運動的團體裏來宣傳，主要的是在那日漸增長的世界語運動里。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會員的大部份是散布在二十二個不同國家裏的世界語信奉者。我時時出版一種刊物，名叫「佛法」，來指導我們的會員。因為社會上普遍的困難，我們不能得到必需的經濟支持，否則我們的工作天然的可以更有結果。

但是我們已經順利的成立了一個堅強的內部核心，從這里，我們充分可以希望雖有各種困難，我們的精勤活動總有一天會得到勝利的福祉的。我知道西方世界決定需要如來的聖教，主要的是因為基督教義沒有力量給予受苦難者以希望與和平。相反的，它曾幫助了播種仇恨，甚至在基督徒們自己的中間。現在羣衆的人民，正在生命過程中盲目的走着，不知道應該信些什麼。今天需要一種宗教，它須是基本的建築在各種有情（生物）的共同生活的原則上，沒有種族，膚色

，國界和宗教的分別。這就是佛教。

本會的用意不是組織一個有給職的團體，但是我們的宗旨，是建立一個純真的共同生活團體，它的友誼不僅是在紙上寫的，它是要寫在每個心靈上，並且要在我們的會員的行動上表現出來。

關於我自己，我可以告訴你，我原來是一個天主教徒。在十四年前，我甚至受到訓練，預備作一個出家的修道士。但當我開始知道基督教義不能達到我所尋求的目標和耶穌的道理是不完全的時候，我就離開了教會和基督信仰。應用了這有名的國際語言的世界語，我接觸到一位英國佛教徒即是翻譯亞洲之光一書的尤格生先生（Mr. H. G. Yoxam）和他幫助我認識了新的朋友。我細心慎慮的佛教徒通信，我才知道，佛教正是我屢次失敗而找不到的那種道理。以前我學過通靈學和哲學，現在我才知道它們統同受過佛法的影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現在甯願捨棄其他接近甚至相似的道理，却以極大的傾向更願意來進行這個正道——八聖道。

我的最大願望，是加強我們和東方的接觸，所以我希望同貴社建立很好的連繫。我們的會員都願意和亞洲的佛教徒通信。一部分會員並且亦懂得英文，所以英文通信亦是歡迎的。假如貴社能夠寄給我們各國文字的任何佛教書籍，（最好是英文，法文，世界語文，德文，中文）我們是極端感謝的。我們的一位法國的弟兄是法國佛教會會長現在在瑞典，他們認識中文，因為他出家後在中國住過五年。大約在幾星期後，我們預備在瑞典的另一個城市，開一個佛教會議，討論在法國南部建立一個僧伽團體的計劃。假如

這計劃成功的話，那時我要改換僧裝，出家當比丘。我現在是英國建立佛寺會會員，瑞士新歐洲佛教會會員，和德國世界語佛教會會員。

中國的「佛教人間」和「覺有情」佛刊，能夠寄給我們麼？

最後我願意說，本會並不屬於任何宗派的，它是十分中立的。任何佛教教派的信徒，都可以作本會會員。

以後如貴社能常常來信，極所歡迎。承賜寄各種佛書，極為感謝。願三寶永久加被貴社的各位同道。

你的最忠實朋友和法上的弟兄

優婆塞皮特里 R. Petri

回向一切衆生得到和平。

那謨阿羅訶，婆伽梵，三藐三佛陀。

再者，現在的中國佛教狀況如何？按本社已捐到威遠中峯寺印書弘化社各種佛像八百餘張，正向各國佛團捐贈中。如有大心同道願捐贈佛書者，請洽知本社辦理。佛世社

## 台灣行脚記

巨贊

對着目前的時局，不由人想起「南明」，因而常常會提到在台灣稱王，延長明祚二十三年的「國姓爺」鄭成功。那時的台灣，南北兩端皆被荷蘭人所佔領，鄭成功自南京回師進攻荷蘭人在台南建立的熱蘭遮城，首先遭遇着頑強的抵抗。好在荷蘭政府消息隔膜，鄭成功的兵力也比較充沛，外加上有一股孤臣孽子的忠勇之氣，終于打得荷蘭人束手無

策，開城投降。我們立在鄭成功受降圖（圖在赤嵌樓）的前面，覺得有一種無比的光榮，照耀戶庭，使人深深地憧憬着台灣。同時台灣的西名為 Formosa 即其美麗值得欣賞的意思。抗戰之前，聽見到過台灣的朋友述說日月潭，太魯閣，阿里山的景色，心裏總存着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的念頭。又台灣人都信佛，以前聽說那裏的佛教寺菴，皆受日本僧侶的管制，則日化程度必甚深。但究竟深到如何程度？其與原來的風俗習慣，是否已經互相調和，或仍有衝突，則未見記載。這當然是國內佛教界所急欲瞭解的。作者因此種種于香港講經完畢之後，行脚台灣。

從香港啓程是舊曆的五月十四日，飛機經過汕頭的時候，因機件損壞，停留了一天，乃得會見三十四年無錫國專的同事，現任華南學院文史系主任兼潮州通志館總纂，饒宗頤教授。由他的嚮導，參觀了汕頭佛教居士林和佛教會。佛教會太散漫了，不及居士林整肅遠甚。此地有極樂園素菜館一家，可見吃素的人還不少，否則即無法營業。十五日十時繼續起飛，一直向東，橫渡洪漭漭的台海，十一時三十分抵台南。

台南開元寺的方丈證光法師，去年在南京中國佛教會代表大會席上見過，所以下飛機就去拜訪他。承他殷勤招待，就住在開元寺。該寺為台灣歷史最久的名剎，本來是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建築起來奉養母親董氏的北園別館。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始改為佛寺。初名海會寺，又改海靖寺，榴環寺，榴禪寺，最後稱開元寺，以至于今。現寺中尚存鄭成功用過的大碗三隻，墨寶一幅，又鄭經井和董氏手植的七絃竹等古蹟。據二

十年前的記錄，開元寺的信衆，台南三萬人，阿緘三萬人，台中一萬人，台北五千人，澎湖四千人，新竹三千人，宜蘭二千人，台東二千人，南投及桃園一千人，共計八萬八千人，可以想見其盛。現任僧十餘人，其中三人曾畢業于日本佛教大學，能弘法，餘亦質樸知稼穡，頗有農禪作風。至于殿宇，共有四進，兩旁廂房凡十餘間。證光法師擬開辦小規模的佛學院，房子是儘夠用的，可惜經濟尚無着落。寺周圍地約數十畝，茂林修竹，蒼翠襲人，其中矗立着安藏靈骨的三座塔，格外顯得莊嚴。台灣自被日本統治，人民死後，大都火葬，骨灰即安藏于附近寺菴的普同塔內，俗稱靈骨塔。所以在台灣比較大一點寺院，都築有式樣大小各各不同的靈骨塔，當然是一筆很好的收入。

到台南的第二天（十六），剛巧是竹溪寺的新方丈眼淨進院，老方丈捷圓七十大壽的吉期，證光法師是非去不可的，我也跟着去。一進寺門，鐘鼓齊鳴，僧俗男女紛紛下拜，眼淨方丈特別客氣，展大具三頂禮，使我非常慚惶。即此可見台灣佛教信徒對於祖國的懷念之殷與崇拜之切。可惜言語不通，他也很忙，未能多談。該寺殿宇凡三進，重修不久，經懺很多。住僧十餘人，尼二十餘人，當家師是比丘尼，我正想請她來談談的時候，鹽業公司的帥雲風經理開着吉普車來邀我去遊安平，就匆匆告假而去。安平就是荷蘭人建築的熱蘭遮城故址，亦即鄭成功稱王台灣的都城所在，今則僅存兩畝地大的一個土堆。上面建有紀念堂，陳列着幾幅有關安平的故事畫和地圖，相當寂寞。登其旁邊的警報台四望，三面皆水，僅一徑通台南市，

形勢非常險要。撫今追昔，令人不勝低徊。從安平回車到赤嵌樓大約二十分鐘，那裏有台南歷史古物陳列所，凡鄭成功所建置的一切遺物與記載，和發掘出來的明代磁器，收羅得相當豐富。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鄭成功的畫像和墨寶，還有放大的受降圖，荷蘭人初入台灣圖，荷蘭牧師勸降圖，和安平古城的模型等等。巡覽一周，對於台灣的歷史，可以知道一個梗概。從赤嵌樓出來到鄭王祠，祠宇並不高大，而亦分三進。中間塑鄭成功像，後則供其母田川氏神主，兩廡所供神主甚多，皆有功或殉難之人。中進殿角，有古梅一株，相傳是鄭成功手植的。

十七日，參觀以電機機械兩系的設備著名東亞的省立工學院，和訪問台南市佛教支會。會址附設于慎德齋堂，堂主何雅教女居士，亦即佛會常務理事。晚，理事長顏與居士至開元寺晤談。據他說，台南支會于去年十一月成立，現有會員四百餘人。他本人是西醫師，光復前曾在泉州等地開過診所，普通話講得很好。講到西醫，他似乎不勝慨歎。因為在日本時代，人民的生卒，都要向政府指定的西醫師註冊。所以在當時西醫頗有權力，業務也很發達。現在可不行了，中醫漸漸抬頭。最近台南一帶流行著這麼一句話：『西醫不如中醫，中醫不如唐亂。』唐亂即內地傳過去的扶乩迷信，近來非常盛行。乩童自稱『法子』，妖言惑衆，愚夫愚婦趨之若鶩，收入很可觀，因而與下流社會深相結合，造成一種神秘的潛勢力，其氣燄之盛，幾二十倍于光復之前。有一位國大代表的選出，完全是這班人包辦成功的。又顏理事長對於台灣現狀，也很不滿。他說以前夜不閉



戶，道不拾遺，沒有乞丐和小偷，現在常常有人偷東西，偷去了也沒法追還。有許多優良的技術人材，在日本時代還可以找到助手的地位，現在則連助手的飯碗也成問題。所以台灣光復之初，本地人稱內地為『唐山人』，唐山二字含有對於祖國的懷思，現在則改稱為『阿山人』。我問顏君『阿山』二字是什麼意思？他怔怔地說：和『唐山』二字同意。言外之意，不問可知。其實這又何能怪他們呢？

### 美國女居士來華參學再誌

南華專訊

(未完)

美國阿難陀詹寧士女居士（編者按上期本刊載佛世社稿，作優婆塞，係筆誤）為參謁虛雲老禪師，於十月二十五日到香港。十一月二日到廣州，是月中旬虛老到穗，女士即進謁皈依，并受五戒，復隨侍虛老前往南華參學，先後依止一月有餘。虛老特舉行禪七，以資女士學習。七會畢後，女士一再恭請虛老赴美宏法，均為虛老所婉謝。女士乃改請將禪宗要旨及老人法語，暨南華雲門兩寺史蹟，并此次舉行禪七之經過，編印專刊，以期攜美流布。虛老已接受其請，決定照辦，并訂民國三十八年元旦日出版，定名『菩提流動月刊』。惟此刊初版無多，欲得此法寶者，訂購須速云。

香草譯港報

一個身體瘦長頭髮頰白的美國未婚女人阿難陀詹寧士，坐着廣州號郵船到了香港，身上披着耀眼的黃色僧衣。她在這裏會見了華南大德虛雲和尚，計畫到各寺院去坐禪。她

就要到韶關去。密斯詹寧士是加利福尼州底一位神學博士的女兒。她告訴人，她是一個佛教徒，負有一種弘法使命的。她又說，她是一個在西方思想家間一種『研究佛教精義的運動』底學徒。她纔到過印度，她在印度會講演『佛陀底智慧』。她又在錫蘭講演過，她將繼續在她的故鄉加州講演。她已將她的家底一部分改成了一座佛寺。她在十五年前，開始對佛教發生興趣，那時她是國際聯盟文化協會底一個會員。她離開國聯到印度去，在鹿苑聖地住了六個月，和佛教大德們在一處，研究佛教。後來回到加州，在她家底後面山間，過了四個年頭的隱修生活。

(三)

中央社訊

（廣州十月二十二日訊）美國佛教徒阿難陀詹寧士女士來穗參見百餘高僧虛雲大師。據女士稱：美有佛教徒二萬餘，其中科學家為數甚多。女士現年五十三歲，研究佛學廿餘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以普渡眾生精神，從事國際難民救濟工作。

### 法國米閣博士行踪

佛世社

法國佛學者米閣博士，及柏爾德君，於本年六月離康定西行出圓學法，經甘孜往格德等處參學。並曾到巴幫寺求法，由四寶法王攝受，並為灌頂。伊等到處為康人治病結緣。伊等以前原偏重於學問之研究，經參學後，對於佛法頗生信心，決定以後真實修持。白玉寺活佛達瓦仁波卿曾約伊等到白玉寺暫住。伊等極願前往，但以資糧行將告罄，遂遣返康定，已於十二月十日到達。不日赴成都。或再赴香港轉安南，或赴昆明轉緬甸。俟資糧籌足後，再來西康繼續修學云。

### 播音台

報人

本市佛學會擬於太虛大師六十誕辰，在安遠路玉佛寺舉行祈禱和平息災法會以紀念大師，祈禱和平。時間共計三天，自一月十四日起迄十六日止，十四十五兩天舉行普佛及大悲懺儀式。十六（農曆十二月十八）一天，則康以念誦彌勒上生經為主，逐日迴向國家甯及超薦水陸空橫死之魂，各界咸得參加云。

新疆居民十分之八為回教徒，為吾國佛法最衰微之省份。近來該省昌吉縣城內大佛寺之融濟法師，弘揚佛教，成績卓著。計昌吉景化，阜康等縣皈依念佛之男女已有六七百人。但苦經籍缺乏，望各地同志源源寄贈。

台灣台南市開元寺住持證光法師計畫於明年在該寺開辦『延平佛學院』。現先設立先修班，補充語文能力。投考者俱係中學畢業或佛教教育機關畢業者，定十二月八日開學。

台灣佛學院於十一月十二日開會歡迎新自江蘇抵台之唐湘清居士，全體學生齊唱歡迎歌，經院長慈航法師致介紹詞後，並請唐居士演講，講畢由無上法師翻譯成臺灣話，學生聽後至為歡喜云。

唐湘清居士接西康佛教世界服務社寄致聘書一份，依該社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決議，請唐居士擔任該社駐臺灣聯絡員。唐居士現已積極展開對臺灣佛教之聯絡工作。

菲律賓賓岷尼刺大乘信願寺住持性願老法師，今冬返國傳戒，住持一職，已由瑞今法師